

改火而新惡勞九蒸而日燥百上下而湯糜
色皆青而新惡勞九蒸而日燥百上下而湯糜
項上之一齋爵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前密滋杏酪
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
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
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
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
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響於檀槽忽累珠
之妙唱抽獨靈之長綵閃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
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石施之瓊艘各眼灑於秋水成
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

逸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
海闊而天高

菜羹賦 并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
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羹普蘆菹苦齋而食
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
享乃為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箴詩腸之轉雷聊禦
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里之見分汲瀉泉以
揉濯搏露葉與瓊根饜剗錡以膏油泔醢液而流羊

適湯濛如松風投糗豆而諧勻禮陶甌之穹崇龍
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
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滷嘈雜而蕪清信淨美而茸分
登盤盂而薦之具七筴而晨飡助生肥於玉池與五
鼎其齊瓊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勳沮彭尸之
奚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
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以
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歟蒼天氏之遺民

颶風賦

南越志熙寧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

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鷄犬為之不鳴又嶺表錄

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飄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
擾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
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款款鴛鳥疾
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
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駭尔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
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激濤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
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淵翻百仞之陵谷

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須臾
而爭逐虎豹驚駭鯨鯢犇感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
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
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
而後息也父老來言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
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窗
垣之墮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
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
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
者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

蚋之集也呵則舉六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
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
惴慄亦尔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
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性
懼眩求髮髮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
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
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六鏡之
為人而舉其議論輔舉於良不中第子凝以

進一得官止矣作位即皆曰死且無子有文數
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之臺賦
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
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
猶得見斯人胸懷鬱鬱也

客有自蜀遊梁僚闕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
之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
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
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越
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問漢武之多忌兮謂

左右之皆我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恣君
王之好殺子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
肉與王公惑狂傳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
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
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
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未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
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
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既沉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
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於何城
兮固知己矣之不諱魂煢煢乎其歸來兮蓋庶幾於

復見也。秦之亡也，禍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
視其君猶虬虎，曾續息之未定，
乃敢探其穴而吮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
孽婦晨雉，疆王定制，惟愍懷之遭離。
兮實追蹤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
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室以望思。
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其子也，
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突堯禹而陋湯武，
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
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其泉咫尺而不通，
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

望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
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
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
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
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
吾將以為明王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
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
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
泣涕躊躇，而呼哀哉。六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予，天道好還，以德為符，惟孟德之鷙，忍考亦嗜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脩考，豈獨吾之蒼舒恨，化之不可作考，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考，又何怨於老瞿，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於未而并書。

延和殿奏新樂賦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阼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亡。時有作者，僅存遺則，於魏

則大樂今變，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覘下朴律，猶有太高之弊，瑗改照尺，不知同失於斯，是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而成，庶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茲元老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鍾磬之調，適燦然虞業之華，好聊即使，中之於奏黃鍾，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而享神考。

爾乃停法部之役而製工莫與肄太常之業而迎臣
必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及
將歎貫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觀儀鳳之來斯蓋世終
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
旁矚念故老之下來講武前臨消群慝之交構然則
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筦無聞於
奪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隣以清
濁任意而相譏何憂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
音臣嗚呼趙鐸固中於宮商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
詳解事資學博儻非夔疇以之徒孰能正一代之樂

明君可與為忠言賦

明則知遠能順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偽言可竭其中忠誠
虛已以求覽群心於止水昌言而告特至信於平衡
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為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
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
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後
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
者莫能自直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今聽之皎
如日月之昭臨罔有遁形之蔽雖有藥石之眩眩曾
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

衆患自述上之人門危言而不忘下之士推赤心而
無損豈微中之能致有至明而為之是以伊尹醜有
夏而歸毫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
非故相又暗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
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弱
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為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
邪既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
之賢而欲違知其忠而莫受自有昧則視白為黑心
有蔽則以薄為厚遂使諛臣秉隙以彙進智士知微
而出走仲尼不諫懼得困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

於虎口飲明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
耳聞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
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執事君
之無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尊於善道詩
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快哉此風賦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于瞻作
第一第五韻占風字為韻餘皆不錄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眷注客以攸國
穆如其來既偃小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權

若夫鷓鴣啼於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濱
寒寒南郭怒號於萬竅
蛟螭東海鼓舞於四維
固陋晉人一快
小笑玉川兩腋之卑野馬相吹搏羽毛於汗漫
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復改科賦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孰先憫科場之
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
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
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代綿邈隋唐
之裔故適人徇路為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為取士之

制近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
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
變古足以為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為彫篆者非壯
夫殊不知採撫英華也簇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
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未尚矣考
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
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
之旨字應周天之日兮連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兮
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之者貽缺折之患
蓋古人之意乃人一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

百家有擬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
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口此聲律切當
有所持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
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隱括者必在於樞機所以
不用孔門惜揚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
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為武
兮曾試於京國通天為王兮必舒於禁籥孰不能成
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
鷗紫殿唱名果中祢衡之一鶚大凡法既久而必弊
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隘者空自齟

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
志未酬題柱之心二舍既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
為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顰眉公正
者為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
商山之父謳歌歸吾之君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
飄飄而後起

東坡續集卷第四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為愧迺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
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
十倍常午雨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
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
得會台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

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顧足下如此癖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閑為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屣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櫛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効其

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
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
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胫為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
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
佛法臨云誦六如偈以絕羣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
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
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
仰煩神用孤猿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

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即造宇
下一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極其衰疾此意豈可
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
悚息悚息曹三班庶翰非常速送愧感二絕句發一
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王事
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望

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受
已脫問鵬之憂行有見竭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
情親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益然有得載之而南
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忠書
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
淪落屏迹如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

子衝肩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見平
生之懽典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
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
為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
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珎徒咀嚼一齋宛轉
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
當得欵奉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世之寶而鏗金琴瑟遂
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

傳示子孫永以為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道
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
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
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
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殊重煩厚意一一捧領
訖感忤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
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君夷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
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又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
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
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
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
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
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
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
思無邪開知之寄示奇茗亟精而豈南來未始也

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一耳
佩荷厚意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
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
發此竒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
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
君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
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
新疾書此數字

與溫公

春未盡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并
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紜又稽裁謝悚
怍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
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
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又不見公
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
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亦少聊
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第非久赴任益岑巖矣一居

窮僻如在井底者不知京洛之耗不審迺日寢一
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獲及左右
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慮然某思
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
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
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
加調護

與魯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
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
為奇恠盖出於不得已爾是文奇恠似差早然不可
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
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
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以審
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
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
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預預憂
旦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一麪

兩椀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終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予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為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即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允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為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舊聞大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為一言眉山有在道輒

者亦奇士又益老王即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為貺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君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為侍從出為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為遇乎來使力告田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蔡常
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借來方同舟不信宿
而歸久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采佩荷
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賜筆老而思深
斬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
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利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
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為一
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

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核
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
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
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
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
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謂富碑也
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
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閑當作何所示集
古文留于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夙昔之好

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
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
作者風氣猶存若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
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熟知之者用是占之知
公議少伸耶傳道豈久筦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
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欲發此价故未暇閑居有少述
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
外只有歸田為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

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
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家酋冥罔為
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
四支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
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
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末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
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
何僕以為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

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
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
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
以朱砂神麩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群書而善
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與王敏仲八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
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
諸子死即塋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羸博之義父既
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
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寢照而已所云途中
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編
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讞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
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諭過實深荷獎
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
庶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

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
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
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
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天竹續處以麻纏漆塗
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
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
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苦蓋大約不過費數
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火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
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
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

能興哀悚恐悚恐

此上漏一葉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菘
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
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
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
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
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
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
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
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
便乞為致三石得為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
不可云喻到康康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悵然欲求
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

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
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
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
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
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
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滕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
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雀舟亦賀江而上水陸數
節方至求老業可柰可柰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之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摺撫令史

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鄉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竒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已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東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抗州為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啓達遠旌祭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目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為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宣

與六一廷評

某啓經由特原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匆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遠闊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啓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

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怍深矣衝澍雨霰萬萬
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下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為到廣州日
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為再三致意某再
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
往別悚怍之至謹奉手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
鄙棄贈以瑰瑋藏之巾笥求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
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
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
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
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手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無審比來

起居佳勝為慰未由款奉千萬保嗇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即為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去蓬僊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咨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徃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尊皆

禮皇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頤慰其牢落也近過文爾公接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迄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特得上問也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

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券印報
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未進退何足道所喜係馬戶
導洛堆梁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
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
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
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
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
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鶴僕或得達如耶惠貺

三十壺携歸餉婦矣於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
若得旨當與之同舟于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
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逍遙
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
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窈
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為惠
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者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味愧之極
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
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
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
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
見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
幹幸示諭

又

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
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為別造朱紅尤為奇少物
意兩重何以當克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
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鯪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為土物
不罪浼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名又令與立字似決僭易願公自
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近得安道公及張卽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
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作無量兼審北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
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
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
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
雖二十四州鐵打不乾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
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入觀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
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從觀幸甚幸甚且暫
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
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贖內令專
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
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

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徃徃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湏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徃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畧否

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過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塗必一見得相叅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為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旦暮者以仕不仕為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為

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稟而已不罪

又

少懇千聞不罪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于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為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卧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閑攷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吾濟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踈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饒饒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
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燕整想
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
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群
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
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
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甚耳子
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

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
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闕中前急促遠寄必已收得
略示諭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
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
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
勝為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
得稍住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四所願
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皆

至治下攬撓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日已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為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允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畧照疵如察其可以前剪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十七首

其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住勝為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相人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為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且
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行有辱沅羊麪
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忤舍弟離此數日不致尋附
洪州迤與之已遷居江上臨臯亭甚清曠風晨月夕
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
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為一
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踈上問想不深訝比
日伏想尊履佳勝別業適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
如新出甕極為珍竒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
同飲盛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
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下中前示諭姻親事
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清顧
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啓因循稍踈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家庇如

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遊樂無緣展奉但積思
念乍冷萬冀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以領手教具
審起居佳勝凄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
祈善保敷文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澁想五六
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
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
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
問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若
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
當立二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
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住佳勝方欲裁謝又枉
教勒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
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
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
迹為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義
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誦微加
增損作般涉調峭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
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
本寄上却求為書拋磚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
為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
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

錫州大水城內文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
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
免上千聞有潘原秀才以買僕事被禁某與其兄潘
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
庇暑月得早出為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
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恃舊于瀆不敢逃罪天覺
出監之作本以為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
以鎮篋笥然尋常不揆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持
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此日
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並辦日有勝遊
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矣佳果
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
復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
以時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為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
留也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
否因書畧示諭生細酒四器正濟所乏珍感生酒暑

中不易調停極清然閱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當
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
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呵馮君
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以寒
月得眠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
常態未可以踈數為厚薄也酒法是用菜豆為麩者
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又

疊蒙寄惠酒醋麪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
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

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
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
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
否想於不肖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
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
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

幸甚其令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
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
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
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
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
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
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
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
壠因得歸葬羔官至二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

肇國史補近偶觀書歎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
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踈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
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
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澁尤宜慎護

又

章質夫求琵琶詩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
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為作一枚不用甚大
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

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一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
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
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
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倒被淫雨颶風之患
而秀之官吏獨以為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
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

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摧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
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又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
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治下竊謂仁明
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柳令咨白冗中不盡區
區

又

彥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為僚可喜舡斬新輟借知
之冗中不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怒察王京兆因會幸致
區區又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
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惋
悵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
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為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

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賚錢竄去又以疾疫氣
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此以
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冗馳問不盡區區某
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
閣極完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
奎中為告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
拆開不防却乞差一公人賚附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厚借撥行去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
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
死見禁幸所毆者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
牒震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
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皆
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慙忤不可
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
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

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
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
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
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鬢髮已皓
然然顏極丹且渥渥亦正如此各宜闕齋庶幾復見
也兒姪輩在治下頗與教督一書辛送與某大醉中
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
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
而長子邁遽捨字深以為恨報除輦運似亦不惡近
日除日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安矣但无
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
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
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
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
月矣去歲在廬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
雲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

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
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遠近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
安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
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為我喜而不寐也今
已到虔即往淮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
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與餘惟萬萬自愛
某再拜

又

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
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間玷累
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潁昌
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求州過五羊度大
庾至言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挈舟相送數十里
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
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愚疏言伏承艱疲退居久矣日月逾邁衰痛理極
未敢耳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

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䟽且審孝履支持廓然愈速
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䟽不次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
告命不敢具啓荅謝感作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
但偶未死爾水道間閔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
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既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
簡畧不次

又

昨日辱速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

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
孝思難堪奈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蒙惠羊邊酒並
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
子厨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
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
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

百指談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昆陵矣荷憂愛至深
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為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
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為賢於不掃也
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窓穿六不為
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前看月
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某啓奉別忽二載犇走南北不暇附書申問子由轉
附到天門冬前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益
之到惠州又適中領手書懶廢已放不即裁謝死罪
死罪

又一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
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
為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
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殊以休
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
野行附啓不宣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拊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
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
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目殊健也公別後
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
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
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
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
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
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

在高郵白首頗有立知之家惠奇若丹砂烏藥敬錫
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
用願為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
然未嘗傳出也今鑿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
萬惠州風土差羶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
報有永不叙復旨押二坐穩處亦且任過也子由頓
得善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與見今全是
行一僧但喫葷酒肉耳此書以詩只可令之邵一閱

八勿視也

與晦夫一云與趙仲脩

某啓辱答教感服虱司之約敢不敬諾庶公南極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惑當攜被往也

與范夢得八首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為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為耿耿耳乍暄惟願候自重因李豸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喻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貺鳳圓感意眷之厚熱甚不謹

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哀勝為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尚稽謁見竦息竦息子功復留物甚慰眾望來日方往浴室也人還忽卒不宣

又

其咎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卷子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亦審起居休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揚君舉家人服其藥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正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踈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東且審起居佳勝為慰和篇高絕木與種

者嘗被光華矣幸甚幸甚借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
忽忽不宣

又

某啓遠遠二年瞻仰為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伏謁以盡區區

與孫叔靜一首

昨日辱臨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河後不可以風未即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
孝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攬頃所未見
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麪酒醋為惠禮意兼
敬已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
勝卑體尚未清快坐阻談論為悵惘也惠示妙劑及
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

風起舟不敢辭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
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悵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為愧深矣玆惠菜膳增感
忭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
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徙出萬里來相勞
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
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

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
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
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
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
百阻至英方再宿矣火留數日此去尤艱閱借舟未
知能達詔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
永卜惟萬萬為國自重

答劉貢父二首

又
嘗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
辱書感怍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
車時暫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
觀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為特自重不言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意
作又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謂奈
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
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
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

語耶

答曾子宣三首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文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違調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頓時為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禮久外哉示喻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久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為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何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

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南海者子白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慄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啓特辱遠訪意規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牋詞義蕪美窮陋增光病卧不能裁荅聊奉手啓

又

其啓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并

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即荅悚自某頓首

又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麪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怍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勝
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
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
排或登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悃悃因
見貳車畧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
時為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為幸兒子治裝冗甚未
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傅維巖秘沈四首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戾長歲見及援證古今陳義
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住勝至慰至慰守局
海徼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
愧即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荅草草不訝知不久美解即獲曾見至喜至
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
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醜縷曾城荔子一籃附去人
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公塵絲治病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木橋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麤賤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二十三首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黑即答悚息悚息奏冀想體

中佳勝久後凡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奉由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具審起居佳勝為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兩軫懷也未由徃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小兒徃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筍蕨益用愧刻聞相度移邑果爾否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住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恙正
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空勞費乃
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感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必皆達雨後清和起居住佳勝花木悉
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
謝為媿耳人還忽忽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達愧
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為民誰如君
者願益進比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蓐蓑也此
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揚梅感佩之至聞山
薑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餽也呵呵豈樂橋
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旨麾句押送來為幸
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
加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拊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
守矣乍熟萬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謠頌布
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羨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
喻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為
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暑雨不
常官事疲勤攝衛為難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為佳
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茲
子極佳即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辛甚未由會
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闕馳問愧企
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怍之至未由瞻

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卧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瘁疫橫流
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
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為之憮然也某
再啓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
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
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欵奉人未枉手教具審起
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
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即候漸涼起居佳否疊煩願旨
感怍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字已就想日有佳
思未緣決奉萬萬以時珍重不宣

又

某啓前日人回欲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住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江起居住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為勞也未瞻奉問更乞三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

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骨肉遠至重為左右費羊麪鱸魚已拜賜矣感怍之至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欵奉愧仰何勝辱書以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穉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莫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蚤膳庶少欵曲慰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春待有加感服
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
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
後會無期惟萬萬若特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
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畧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
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
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蚤成全渠獲一定

若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
暇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
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以荷
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
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又不上狀想祭其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
來捧孝字且審比日起居住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

卧病今年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
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甞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
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
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而已

荅漢卿

某啓辱教承起居佳勝為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
何幸如之地黃煎已領感怍適自局中還熱甚滿塞
奉書地黃煎蒙寄惠極佳薑蜜之劑甚適宜也仰煩

神用愧感不可言

謝呂龍圖三首 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
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當
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故歐公川之
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自
惟末學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
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空省循何
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
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

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
誅又辱答教言辭欵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
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玆
已接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為子孫之美觀節屋之陋
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煖然之春有
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臨紙澁訥
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又

某父以局事汨沒殊不獲覲止竊惟應得踈絕之
於左右不意寬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
之小過光降書辭曲加勞問拜貺之際益增厚顏且
夕詣賓次盛暑伏惟為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
尉與人之望

與楊濟甫

為別忽已半歲傾想之懷遠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
貴眷各安不自離家至荆南数次奉書計並聞達前
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志書甚慰遠意
見在西岡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

千萬珍重珍重

荅王龍圖

辱簡承孝履如宜新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鳳翔

奉列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貴聚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人事紛紛又稽裁問想自尊君襄事後來漸獲閑靜營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賤累如常今因范元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賫手教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盛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某此並無恙京呼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六日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爲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愛而樂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

莫煩時珍重

又

近聞負秘丞言聞於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
得情固所喜幸也然某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
肯令某成資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為太淹
緩矣用也向經由時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從容
接奉何喜如之陳文日日見甚安

又

近適中辱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審聞起居佳
勝差字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為

交代仁奉見稍遠耳承又須歸觀奔波良不易也秋
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即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
易之此僻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今日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暫
息欲奉謁次聞府官事出接張省遵須至旦出城恐
訝不來走此聞達

又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日至府謁見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駐為本府帶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却中途逢本官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昨本有防護二十人為華州減却十人但只依元數亦差較也告早為擘畫某更不住後日絕早發去也恃眷契喋喋喧躓幸為留念

與陽濟甫

冬寒遠想起居住佳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告僕如逝中惠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

荅楊濟甫二首除喪還朝

某近領臚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住佳勝某此與賤思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種菜亦少有佳趣傍丘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又

布子屢得數書知尊体佳勝貴眷欠安示及發述

自三勘得並到但鄉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甫也
府推之命只是暫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即仍舊管
官誥院也府中冗絆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在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並安陳州
弟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
冬積雪四五尺儻居敝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
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答寶月大師二首

久不奉書蓋冗惰相因必未訝也史厚秀才及蔡子

華處領來書知法体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
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遠
鄉里曷勝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為干得王
誥駙馬奏瑜為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竟經
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頃
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
計會瑜師文字終得便入逾次莫更一兩月方得勃
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以
懷惟千萬珍重

又

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
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
兄別識不寄去也幸必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
思也他甚珍惜不在此人

與大覺禪師建公梳伴

人至爲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昨奉聞欲捨禪
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
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以
靈異累有所覓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恠尔以此此畫
不欲於俗家以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

才羅漢開書不覓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
謂世外之人猶復尔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
賣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
齋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
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旨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
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之
幸到此亦有拙惡不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二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間安上處及途中
捧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宦粗遣春夏間殊少事

近 併覓冗坐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
茶無伏館中清侯至為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
何以為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
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
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
遣但親友踈闊旅懷半落尔屢得蜀公書知佳徙二
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
路公手筆皆詳悉精好當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賞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無緣言面惟順時自愛

與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住否某出院本欲
往見以下痢乏力未果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元本闕四字 瞻奉喜 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卧病遂
元本闕五字 起居佳否某下痢雖止尚羸亦也謹奉
啓布謝

又

兒 米別無可為土物御筆一雙賜墨一圭新茶
二餅 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况瀆

又

辱訪臨感忤獨以忽遑為恨迫行不往謝惟亮怒乍
熱萬萬自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疑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
佳為使者即至必且替還惟萬萬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四

東坡續集卷第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其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惟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論方知
得蜀州厯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
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抗又多事時投餘
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
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不知會晤之日但
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為辭但希此絕詩眾賢所共詠
歎不敢草草為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文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即日
復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
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
高人絕境以傳求又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
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迺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
奉別忽四年薄稟維絆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
歎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
時齟齬終當捨去如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即日起居
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
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上事
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以牒相見私願
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

女九潛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其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
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為
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
風俗既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
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
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
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入選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竒妙見者皆言十分
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
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
納未即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寄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為耿耿專人來辱書且
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
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簾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
復髮形矣向日會集慰此牢落汪萬壽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温林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子兩菴不足為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親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通寄數字告為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踈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為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又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為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會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錫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叔留無異實為池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為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却見恠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為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荅陳復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

近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
貴眷人子各佳勝披奉香然臨然浪烟惟冀為時調
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
下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
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
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
副朔方百瀕紛然疲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
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彞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為愧迺中辱手
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
除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
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即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
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
當在素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
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仁

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注
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以業比來更增豈
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途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
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
之美而新法嚴密風皮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
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若心
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兄以安
健無事多子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
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異以
時殄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兒五七十人
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
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取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
載也

谷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一舟見錢復得笑
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
奉書專人至尊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
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
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迺中寄
去近有後祀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荅富道人

承錄不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
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為生則為造物者所
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為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
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荅周開祖

迺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某
此無恙已彼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
想夫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
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
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為之出涕
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家能入石否亦
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

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
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親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
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
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真自重而
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家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教冊迺詩迺文筆
力竒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兀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周弊故使此二僧為惟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用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斬人知而鼓
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親聊奉廣耳

與人

遠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忌慢
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眾修賀蓋踈
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即日履茲寒疑
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
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為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衣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

教感服眷孚不即馳答悚怍向日披奉但有馳
仰餘寒異以時自重

與人一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
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未欣慰
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僚之懷惟
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遠聞吏役絆攬未皇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矚珍贖披繹數四感
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
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住勝
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
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為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承
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畝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

鄉間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
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志歸也某又
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
擇尔何時復得一笑為樂尚冀為時自重

又

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
遠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
葬祖墳為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
乞知之

答李才元

執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住勝寵惠皆
竒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
知者以為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
意乍遠萬乞保重即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
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
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美叔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春契之厚無以為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勘劾相尋目埃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為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歛雜出而監禁繁密急於兵又民既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候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樂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尔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為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
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坤古語以疑為似耳如易陰

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亦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
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沐愈遠左
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
未除人託為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
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
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
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决口未
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
得否不尔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
也子豐能為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
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住勝侍郎必在郊外過夏
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

過彭城城下微徭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
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
損七八益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為累
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
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媚無恙甚望夫人高等待乞利市
他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
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
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羨拙少訓督耳內孫
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荅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
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
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
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
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
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

民間覺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未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至懇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贊尚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俟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弥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即然廟廟間誰為卹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乍失為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甯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予由頰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為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

藥玉船而隻獻上恰好叻酌不通寒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第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負火下亦合刺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又秘不尔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速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善快無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尔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為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已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

東坡詩集卷之五
目則踈六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
之者然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持示
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闕令東州
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
辨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
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于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

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且夕歸南康
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為
時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一作何正通

忝命假守出於樊沱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
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
增仰恋

又

辱書子起居住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
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

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為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
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若
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
審簿信否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
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
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
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
近詩數首聊以破頽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
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
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為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
河若可塞固大善不尔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
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為備不如先事之
精也八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
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湊此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

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點問死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荅周開祖二首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甚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竒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慙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

資一突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遷還未有以報但愧作
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莫其殞不覺一
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
見訪留此句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誅賢者獨恨隔闕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
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
別來方欲上門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
會不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佳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
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雖肯相尊者湖州江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
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
惘比日起居住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
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
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
令人豐豐志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
擅為中筭之歲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
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聞軒從及境
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踈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
邀從者同憲車議小事本欲躬詣為公擇見訪不果

幸財賜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住佳否借示諸刻一清
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允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
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踈性故人深照不以為譴也經宿
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

硯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袞袞未遑
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適來
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
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
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密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
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即
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為况何如
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
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雖
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稍留都下因風
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辰履茲
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竊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愧負深矣
數日起若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
此區區

荅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玉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
詳為慰無量比日尊休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

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
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
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
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
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
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荅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尊書承起居住佳勝甚慰馳仰新若已
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
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

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
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閣

又

蒙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
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
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特往荆渚
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
果許為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
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
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

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
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
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
楯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
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生
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
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
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夫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
墓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
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及覆計慮愧
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子
孫之箴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
之至

荅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謹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
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荅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
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
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殛
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既絕因而布衣蔬食
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

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荅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
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
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
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荅
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
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
高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
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
不舉但慙怍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
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
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
疏如山不復荅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
免憂近文即行寄紙筆與叢即到甚遲也未緣會面
惟萬萬自愛

荅李寺丞二首

又別酒詠迺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
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卹有
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類靡也未緣會見萬萬
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
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即納土
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
第即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
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
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
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
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灯錄皆已領一一感佩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斬水溪山
乃尔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擇本草
爾雅謂名一物也而見劉頌其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言
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
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賁家傳去別細奉書

柴炭已領感作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耿耿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
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灵芝而君為國鑄造
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所流
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佳否何日決可一游
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憇從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為帶
末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
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肯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
甕但不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
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為深憾耳呵

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詰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
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
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時
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
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檀去安置所而
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言何所不至若大需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
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佳勝新居漸畢工
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
何等語也老媳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為愧悚真所
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
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眷記否呵呵柳簿
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
語亦無人見但有荅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眷記欲
與寫云文武案寮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

東坡集卷之五
何名為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
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
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為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
回可見其的若不来續以書布聞茶白更留作椽幾
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
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
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弥月雖使
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亮可

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無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
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累帽奏謁他
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實書
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
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為何事私甚
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邵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事人未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以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自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尔竒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

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珎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珎物感怍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為何物但珎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長可用木末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巧無一物

為回信慙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為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奢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者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缺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父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尔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

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尔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
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
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吞湖守刀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覓歲月乃尔又耶過辱不遺遠賜存
問感激不可言也此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
吳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藹
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併彖哥惠感愧無隸吳

與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
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耶
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又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為
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願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違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
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住佳安感慰殊
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
九百相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方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教領訖感恻而已見于今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交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願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獲茲隆暑尊體何如某卧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

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
獲面既

又

願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
晚即面呈

又

違闊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願愛之厚想時亦反顧
也此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
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乍遠
萬乞為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
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
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
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
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
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
災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第麻城令尤

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
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
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寵
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
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
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求歎春聞行
却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
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
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嘗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
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
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求日杜門無如思渴
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

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
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麓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
人便寄去為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
此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傳筆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火
紆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藕膠油膩魚
手解雪尚為沾染若又反復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
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劣弟久病
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
不恤况謾傳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
未間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
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
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刻

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
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
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
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
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
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
款意數日起居住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
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
已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
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詩家
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盩泉之遊宛在目前
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

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畧之也又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畧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畧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遠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

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怍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回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辭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為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怍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畧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荅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荅陳季常三首

侯馬鋪行奉書，永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荅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

至自割瘦脰以我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為鷺鷥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

比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覩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擅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

二漸少當稍息有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
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姪來領手教感愧
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為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
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婦又
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
問小大更不覩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頓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住佳勝甚欲

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
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
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
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
深篤若不少節衰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為念何以
仰慰堂上之心淮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辱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畧道所以然者未聞伏惟為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善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蓄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忽忽別去至今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為下仗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蒞大佳此彭詩亦閑與問看今日章督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却為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又速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為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竟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述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頃時為

又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述中書須半月乃至也竒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竒聞以為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

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彦議之必無遺策小子
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
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纜放舡也
呵呵九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
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
常造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子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
子去五六十里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
可迤邐還不之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說

稍重告為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况
乱尊听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
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
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
淺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綠半面獲此三
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願視索
然無以為報但藏之中笥永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
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
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
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
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
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
托附老况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之甚出
口落筆為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
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
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
憎當為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
東坡荒廢春莢漸老餅餡已入未限聞此當俟駕耶
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
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
雪堂亦危潘家昨日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

生兩瓢無恙四村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比還得
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
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予
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
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
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
耳念此不可不加以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
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
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麗社門絕
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
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為然且看公
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
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准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
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
峯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
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
一笑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
諸親知書各為致下懇棗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
血睛作姜豉菜羹苑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炉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

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者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即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郈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欵段一僕與子衆夫揚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諭也自惟濬倒蓬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恃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三首

近迹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

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
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膝元
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
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瀆寫大
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
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
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
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
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
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疑身輕他日天
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
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
陳此不觀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
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
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
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
答對之大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
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
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
廟畧必欲郡縣流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
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
難可以濟者其惟適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
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
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
瀆藤既羨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
甚樂此安土志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
任遠徼不足又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
素聞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為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
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
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
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囑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見婦眩倒
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
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
也然貧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聞廢之人徃徃一見

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
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
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
鄉閭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
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
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

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荅濠州陳章朝請二首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竒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卧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

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竄迹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途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吉去甚急故未果且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

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
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雲堂所需字詩
款曲為之此興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采起居佳勝後會未可
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即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為禱葬期不遠

想途中不復滯留凡手稟議大阮為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
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
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
居佳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趁得十五日
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為佳也
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
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
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
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予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
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山子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

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
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為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
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惘惘然喜又客牢落
得遂歸計也此日已還待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
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簞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
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縶

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
惠問

答程彞仲推官二首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
忘疇昔特枉遠書感怍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
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
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
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頗得書無恙元修去已及矣今

必還家所要亭記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
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
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
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辱書承
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
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

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禮不當尔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兩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噓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

之喜慰幸甚病中感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九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飴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命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媪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

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
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
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
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第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
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
并為看過因家兄龜平行奉啟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君安穩兒從夫
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
瘴春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荅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
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
橋用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尔敗壞無乃亦是不
省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
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
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
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
可使也惠及奇救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
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

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
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
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
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你見約遊山固所願也

方迨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休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以月下旬起程
沿流入淮汴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至望元粥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

罷更煩差人得否

東坡續集卷第五

東坡續集卷第六

書簡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
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
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
擢矣其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
裝每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遭困然
又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頓時
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
昔欲為起一詞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
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
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
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
護無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又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住勝汝
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
究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作不已臘雪應時山
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聲
款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頗擾為愧耳
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作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

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
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
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携家
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
深也大虛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第三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
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

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
目昏當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答詩也某髮少加
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
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
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
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
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
作恠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湏添丁

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
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
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
還鄉信否叔舟行幾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
乞焉尋奏乞居常見却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
已到彼葬却老妪二姨姪由乾住二十來日却來舟
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
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

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
變

與潘彥明

木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安眷愛各無恙不見
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憂
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
遂為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靚縷
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具知法體

安穩感慰無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
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以志
歲豐人紆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
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
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
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

切祝切祝

又

又復一見甚以為慰泥雨遠煩瓶鋤不克款語但有
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
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
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
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三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
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
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
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
懷至願但不如此省事之為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為
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
病死符到奉行以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堂云定國瘴
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

則不如爾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
不肖與公象息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
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
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
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
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
象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
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
日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荅靈鷲遵老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
藤竒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
家留使既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
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荅楊元素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為規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踈

東坡集卷之六 七
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
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
適在瓜洲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
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
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
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
戲為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三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
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
編石刻良為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
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心尺披奉
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
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

東坡詩集卷之六
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
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
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
哥及十六即臨行乞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
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
夏間常見海怖狀如烟雲為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

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為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允
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
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住勝
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
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
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且伸意毅甫興宗公願各
為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
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
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探相條使忘遷謫之意
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即
日履茲寒疑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
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
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
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塋交松甚煩照
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覲當分明點數
根搓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
召人告偷斫者一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真
煎水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文
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
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丈傾逝聞之
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其哀痛
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
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
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
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
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馬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

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
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為再三
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
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
止殊慰想念京塵衮衮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
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
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住勝叔丈脫屣
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
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
歸陪杖屨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
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
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
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為學想日益
早奮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
素聚會每念以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畫酒後
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澁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
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住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
近方弛檐老病不復徃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
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
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

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
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
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為入石安
溪亦佳不然寫於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君佳勝奉旦夕
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
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遠關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

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其象
庇粗遣驟遽過分備負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
幸毒熱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又

久踈上問愧仰增剝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
已暫還舊席即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
尤為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踈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温起居何如
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教裁謝但芳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
如惠笋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頰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
果尔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
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以欵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以清勝咫尺
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明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住勝思企高義未緣欵奉
臨思悵惘示諭膏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
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門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即裁
答何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
暇想有以為樂以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無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象不
卸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况予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
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
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
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只句無以發揚醉公也

雨冷起居住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
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遠闊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即獲
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住勝寶月書信并念
二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

愛

荅李方叔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半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尔照察幸甚

荅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論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尔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荅草草

與王慶源三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契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為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鳴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為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為江邊携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功句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荅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矣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閑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疑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踈愚處必
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
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
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垂素
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
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
之望惓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

真可為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
區萬一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
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
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
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為朝廷下
為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携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何下

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
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
書懷愴

與揚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
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
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諉
欲為此行豈可得哉餘唯萬萬為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
公必聞其畧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
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
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
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
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大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
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

然中外箝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卧嫌若復伸前請尔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塔河朔尔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奉人本治儒術已而為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為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尔冗中不盡區區

又

邑于每來稔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嘗拜聞眉七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

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即荅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
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而莫盡香不欲
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
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
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
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

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
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
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荅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
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
少道苑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東坡集卷之六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
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
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
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
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
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此

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
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安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
支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
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
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
老松栢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脚銅缶一
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
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以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

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
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游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
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
下有幹示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
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欵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
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

豈獨為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為作
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
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如何日會見臨
書惻惻惟萬萬以時自愛

之

人生浮脆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
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及萬福郡政清暇稍
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家

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
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
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荅李方叔三首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諭固識孝心
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
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
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為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
決不為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
公度某無怠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
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
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觀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
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
知果得以願否故人見愛以得不應更虛華粉飾以
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塔清虛
陰森正好劇飲坐無往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石扶
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
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
劇口大罵之固應尔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
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蔵某本無以學安能知其所
得於古者為誰何但知其為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
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

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有十字輒封呈并畫納
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住勝洗玉池
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
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為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
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
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
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
冀以時為眾自愛

又

某尚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
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
此子今附趙君賣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
音前畧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湏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
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為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
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
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
此絹而已若錢少即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為指揮選
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
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
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

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
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
以補闕逸未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
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
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
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

切告輟作一往他必不敢荷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
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住否送行詩別寫
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三首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
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住否詩文皆大佳
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
詩為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為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荅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無極今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憫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為郡粗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官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畜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履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

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
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
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
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
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
中使老葉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

馬為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
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於情
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
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為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
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墓
於墳前一酌而燒之勿觸動為佳侍眷念之深必不

罪于堯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處
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
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
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為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
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
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
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為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
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
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
論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
在告今日頗快來且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承
詩未能盡意花窠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
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得麟二首

侯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怍不已比日起居何
如養病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畧想
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
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畧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
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
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
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人道德文采雅
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
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
去公若見此老且為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
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
彫落惟明有老師抗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
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
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
眾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
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
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
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
者費歸上石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
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
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
典也下為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
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當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為
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
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
日深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欵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
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
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
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
即見不復覩縷

又

衆詣漕臺敦請已許為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
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遣之耶至時不免來

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
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
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
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
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天堂聞第一義
也

與佛印禪師三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
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卧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
跂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
之召應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
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起
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磬
欵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
某蒙恩擢真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
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
佳勝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持麾且輟忙為公
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
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闊遠無他囑惟
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
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
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
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其與二
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
各安旅宦寡悵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為權倖所疾
久矣然捥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未緣會聚惟冀以時珍衛

荅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又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
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荅青州張秘校

承携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為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
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適中奉慰疏必已聞
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

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
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未
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迺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
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寬
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
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
聞動止為慰餘非面莫究

答揚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
兼集厚貺戒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
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
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闕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欵意別
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
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怍衰病懷歸又復
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頽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
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
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
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
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迤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
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
學無以塞盛意悚怍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詞
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
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
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
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
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

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為佳也若
公已替即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
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
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
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堯屋
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
外堯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
為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
已有堯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為實賓學者
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十萬為衆
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為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
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為書
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
告文安國為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
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既下想慰眾意未瞻奉
問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問別後
法履清勝山門久隨纏始為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
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為眾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關忽復歲暮忽枉教翰且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

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
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
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俶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令
跋涉自愛

荅王定國二首 潁州

辱書感慰謗談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
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
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由

為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
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為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
已本州職官董莘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報
公命未通爾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
國手棊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卧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
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
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
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願方
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
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
愧矣佛陀波利之靈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
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懷
息慙息三日臂痛今日幸咸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
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

守臣嘗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鬧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荅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為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迤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為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群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
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
未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踏無地中間辱書
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
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

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
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悵悵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
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
憂未知收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
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
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住勝某已達泗上迎

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節晚遂發去愈遠左右
回望帳然尚冀保練以頌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
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
民未蘇者正坐此事尔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
者乎此間公咫尺尔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云公
欲括田而招兵近間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
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
而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即於途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
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
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為集引耳已屢辭之今
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
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
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母撫之如已出也
除夜紛紛奉啓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

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住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
量與子功同侍迹英此最措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
許講罷奏事想口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住勝為慰某
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
辭乞閑郡尔側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間千萬以時
自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為此中間數公
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為已
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
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荅直頓尔別無說然
曾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為賀又恐草草念行役
間迫猝未能便如礼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
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
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
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何如尔遠

千萬為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存茲畏暑起居佳勝為慰見念之深
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
果得德麟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此寄居常
令為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聞萬萬自重

又

別後愚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大夫
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
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

錄重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為日久矣逢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
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
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
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住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超用
以慰公論未聞萬萬為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翛然忘歸為益多矣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不熱不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使欲往是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寃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住勝園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亦感珍感粟子之求不太庶乎便不得更送一箇

離耶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住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真酌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畧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節感感獨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荅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

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頓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啓事長言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
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
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住勝惠示
絨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箠元不
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
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
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死
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固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
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
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
不可言手教為貺慙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
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

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
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狂訪夜話為別
甚幸餘留面話

各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覓九年衰病
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一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住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
藏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
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
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
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
惟此為辯秘之秘之

答趙德麟三首 還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住佳勝大札日近隨分

冗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
自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其
佳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未日
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
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
喜漸安卧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使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頤極厚
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今
子齋即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
深尚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
占詞為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
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竟臨別時亦許寄來已對
彼可為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

深何以及此未有以荅辱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欵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負愧深矣
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欵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
新作感服至意

荅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為慰衰
年答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

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
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
六秀才亦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煩時
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
惻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
門守道為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
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
惶悚之至正允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
書乞為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寶石上除
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著欄界便不古花
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之細為
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為學勤謹事舉業尤有

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
乃是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
毋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
處某亦為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
只令湯濟甫送二千為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第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比
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
即君為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
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

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田為朝陵去未及
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
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辨集上
官必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
俟到定州欵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
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為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

再上狀因見亦為致懇

與子由赴定州

某為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為致意近者奏
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
及反復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官
成資後別無遺闕即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
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即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是
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畧說與本州
官負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
為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顧就及本州官

負及所項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亦師大抵官不事
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
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過中附呂丞
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
某來自出城赴定州南北復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
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荅范純父

新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

宗室可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編
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入米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
奏論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
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字已令粗葺什物麓陋然亦粗足
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變患也遠辱專使
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慰無極老妻奄忽今已
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僖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
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
知奉䟽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
邊政頹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裹止盜賊
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
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又

寄惠同庭玆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載嘉賜也

無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
季隱書云公有一癩藥力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
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遍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南遷

人還守教具審別後起居住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
慰某到邢甚健忝卿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
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
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遠在天未可前定